



中国图书文化史

主编 曹之

中国图书散佚史

李玉安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图书文化史 主编 曹之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10370）成果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出版项目（项目编号：2013190）

中国图书散佚史

李玉安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散佚史/李玉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12
(中国图书文化史/曹之主编)
ISBN 978-7-307-11939-0

I. 中… II. 李… III. 图书史—中国—古代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231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8.75 字数: 412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939-0 定价: 9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我是一个不好写序的人，尤其不喜欢写代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倘是戏子，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将‘好’叫进去，待到上台时候，一面一齐开起来。”（《准风月谈·序的解放》）为了回避“吹鼓手”、“戏子”之嫌，我决意不为“代序”，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包括我指导过的几位博士生。不过，经过解释，博士生们已经理解了我的初衷。导师为博士生写序，似乎成为一种“专利”，我愿意放弃这种“专利”。这篇序言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了“主编”，总要讲几句话。

人们常用“图书大世界”形容图书之多。的确，世界充满图书，图书充塞世界，图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生活在图书的层层包围之中。人们常用书山、书海、汗牛充栋、恒河沙数、连窗委栋、擢发难数、积如丘山等词语形容图书之多，一点儿也不过分。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国，众多褒贬不一的“读书迷”，有五花八门的称号，清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六云：

汉世目郑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晋杜预有“左传癖”，人目之曰“武库”，言胸中无所不有也。江祐目许懋为“经史笥”；梁世目任昉为“五经笥”。褚遂良目谷那律为“九经库”；又目虞世南为“行秘书”，皆美其淹识群书也。至晋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刘柳惟读《老子》，迪每轻之，柳曰：“卿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矣。”唐李善淹贯古今，不能属辞，人号“书簏”；齐陆澄世称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不就，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似犹有讽焉。他如宋宜黄李郭，文学浩博，人号为“书厨”；福清郑格，博闻强记，时亦号“书厨”；莆田李纲，通诸史百家，人亦目为“书厨”；通州张大中，群经百氏，一览不忘，人目为“黑漆书厨”；邛州吴时敏，于为文未尝属稿，人目之为“立地书厨”，明武进陈济，六经子史，无不究竟，时称为“两脚书厨”；南海唐奎，遍览诸书，称为“唐书柜”。或有过誉，要皆美词也。

随便打开一部词典，就会发现由“书”组成的关键词滚滚而来，如：书卷、书帙、书城、书籍、书笈、书笥、书香、书院、书袋、书钞、书桌、书台、书种、书影、书录、书虫、书囊、书楼、书厄、书跋、书口、书脊、书缝、书祸、书价、书史……由图书而命名的斋堂室名也很多，如读书堂（司马光）、绉书阁（叶梦得）、万卷楼（尤袤）、野史亭（元好问）、汲古阁（毛晋）、赖古堂（周亮工）、士礼居（黄丕烈）、思适斋（顾广圻）、十驾斋（钱大昕）、积古斋（阮元）、四当斋（章钰）、双鉴楼（傅增湘）、瓜蒂庵（谢国祯）……甘栢《斋名集观》（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 年版）著录的 1000 多个室名大多与图书有关。与图书有关的行业也很多，如书店、书铺、书局、书肆、书林、编撰、出版、发行、藏书、校勘、辨伪、辑佚……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少生意和图书有关。与图书有关的故事也很多，如囊萤、警枕、映雪、三余、三上、推敲、祭书、断织劝学、凿壁偷光、一字之师、著书自娱、露钞雪纂、断齑划粥、十年

磨一剑、三年不窥园、头悬梁锥刺骨……詹文元等编《勤学成才故事 160 个》(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讲的都是与图书有关的故事,该书第 76 则故事云:唐代武后年间,河阴有位叫郗珍的人,家贫如洗,但酷爱读书。晚上没有灯光,不能读书,非常苦闷。突然发现富户邻居的墙角有一线灯光,郗珍便仿照汉代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把透光的缝隙凿大,趴在地上读书,津津有味。后来,邻居发现了这个秘密,一纸诉状把郗珍告上官府,诬称郗珍意欲盗窃财物。郗珍实话实说,称自己为了借光读书,并无他意。县官康庭芝亲自审理此案。他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作出一审判决,在《对求邻壁光判》中说:

郗珍荷衣横带,缉柳编蒲,有贱赢金,将希片玉。南都自富,北郭实贫。殊谢梁鸿,不求因热。乃如苏季,愿借余光。已接武于匡衡,方齐踪于甯越。室仞非邃,未窥夫子之墙;纺绩可兼,辄凿邻人之壁。情非窃伏,事涉穿窬。抑有前闻,宜征故实。请从按记,不合论辜。(《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康庭芝》)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广武,因在黄河南岸,唐称河阴县。与图书有关的学问更是多如牛毛,如周易学、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学、史记学、汉书学、尔雅学、本草学、水经学、通鉴学、文选学、四库学、红学、经学、史学、子学、编撰学、版本学、传播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阅读学、目录学……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研究向细密发展,学中有学,学又有学,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匮矣。

历代图书知多少?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就拿线装古籍来说,我在《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中曾据下列数字进行过一次粗略统计:

(一)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丛书 2797 部,子

目 7 万种，去其重复，计有单种文献 38891 种；

(二) 清代乾隆以前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至少有 1 万种；

(三) 清代乾隆以后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据孙殿起《贩书偶记》与《贩书偶记续编》著录，计有 1.6 万种；

(四)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著录方志 8200 种；

(五) 佛经单种文献 4200 种；

(六) 道藏单种文献 1500 种；

(七) 据全国 59 个图书馆联合编制的《中医图书联合书目》著录，中医单种文献约有 7661 种；

(八) 碑帖、舆图不少于 1 万种；

(九) 少数民族语言图书不少于 1 万种；

(十) 车锡伦编《中国宝卷总目》著录成代宝卷 1579 种；

(十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著录家谱 14719 种；

(十二) 谢巍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历代年谱 6259 种；

(十三) 许保林编《中国兵书知见录》著录存世兵书 2308 种；

(十四) 杨忠、李灵年编《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清人别集 4 万种；

(十五) 王宝平等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和刻本 3063 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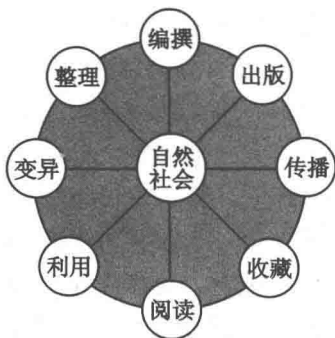
以上 15 个数字相加，共得线装书 174380 种，去其重复（还有少数现代著作、平装图书等），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总数当不少于 15 万种。如果加上复本，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当不会少于 1000 万册。历时 15 年编撰成功的《四库全书》收书 3503 种、79337 卷，共计 9.97 亿字。18 世纪中叶，法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共计 2268 万字，《四库全书》是它的 44 倍。若把《四库全书》

约4000万页逐一摊开,首尾相接,可绕地球赤道1.34周,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见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实际上,古代图书可分两个大类: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二者相比,由于自然老化、天灾人祸等原因,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历代许多文献学家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无功而返。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浩如烟海”四个字作为结论了。

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没有“单干户”。现在,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出版专业有“古籍编撰史”、“古籍出版史”等;图书馆学专业有“古籍分类”、“古籍编目”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壁垒分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有中分天下、一决雌雄之势。静言思之,这些学科局于一隅,实则专科文献学,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对于各个专业来说,从微观上划分“势力范围”,固然需要,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也不可少。只讲微观,不讲宏观,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局者“迷”在微观,旁观者“清”在宏观。从横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大千世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纵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悠悠岁月,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当局者”跳不出一地、一时、一人、一书的狭小范围,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能“会通”地研究问题,因而迷惑不解。苏轼《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是“当局者迷”的形象写照。

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经由图书出版、图书传播、图书收藏、图书阅读、图书变异、图书整理,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其中,“传播”包括书业中心、畅销书、中外交流等;“收藏”包括目录、分类、保护等;“阅读”包括标点、训诂、检索、

翻译等；“变异”包括伪书、散佚等；“整理”包括校勘、辨伪、辑佚等。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环环相扣、周而复始、螺旋式上升、不断发展的历史，如下图所示：



基于上述认识，我拟把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分为“中国图书编撰史”、“中国古书编例史”、“中国图书官修史”、“中国图书序跋史”、“中国图书抄写史”、“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图书刻印史”、“中国图书版本学”、“中国图书装帧史”、“中国图书插图史”、“中国图书发行史”、“中国图书广告史”、“中国古代禁书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国古代聚书史”、“中国秘书省藏书史”、“中国图书散佚史”、“中国图书目录史”、“中国图书分类史”、“中国图书保护史”、“中国图书阅读史”、“中国图书训诂史”、“中国图书翻译史”、“中国图书整理史”、“中国图书校勘史”、“中国图书辨伪史”、“中国图书辑佚史”、“中国图书与生态文化史”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题目。

作为教师，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读书、著书、教书的一生。生活就是图书，图书就是生活。用“嗜书如命”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除了文盲，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图书，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图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爱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鲁迅先生也很爱书，他说：

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而已集·读书杂谈》）

早就想编一套关于图书文化的丛书，表达我们对于图书的无限感激之情。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收入《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暂时只有以下 13 种著作：

- | | |
|----------------|---------|
| (一)《中国古代图书史》 | 曹之著 |
| (二)《中国古籍编撰史》 | 曹之著 |
| (三)《中国古书编例史》 | 马刘凤、曹之著 |
| (四)《中国图书官修史》 | 霍艳芳著 |
| (五)《中国古籍序跋史》 | 王国强著 |
| (六)《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 | 王国强等著 |
| (七)《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 曹之著 |
| (八)《中国古籍版本学》 | 曹之著 |
| (九)《中国图书发行史》 | 孙文杰著 |
| (十)《中国秘书省藏书史》 | 郭伟玲著 |
| (十一)《中国图书散佚史》 | 李玉安著 |
| (十二)《中国古代的藏书印》 | 吴芹芳等著 |
| (十三)《中国古籍校勘史》 | 罗积勇等著 |

其中，《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中国古籍编撰史》三书已于多年前出版，社会反映尚可。武汉大学出版社坚持要把三书纳入该丛书一并出版，我也只好遵命，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美意。该丛书作者大多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有的已是教授（研究馆员）或博士生导师，且已出版过多种著作，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写作经验。2007 年年底，

《中国图书文化史》初定书名、著者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几年来，作为主编，我做了以下事情：（一）草拟分册提纲。提交编务会议进行讨论，以期集思广益，统一认识。（二）编制《中国图书文化史资料索引》。把知见材料公布于众，按照内容发给著者参阅。（三）举办小型资料展览会。2008年3月至4月30日，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举办了一次小型资料展览会，我把自己的部分读书笔记《目耕录》42册、剪报资料《刀耕录》40册和私人藏书97册，面向《中国图书文化史》著者公开展出，读者可以抄写、复印或拍照。资料者，天下之公器也。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大家，资源共享。（详《图书情报知识》2008年第3期卷首语）（四）互通情报。著者遇到什么问题，可随时通过各种方式向主编反映；主编如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有什么新的“发现”，可随时向著者“通气”。（五）借阅图书。《中国图书文化史》著者随时可以向主编借阅有关资料，主编藏书犹如《中国图书文化史》的“资料室”、“图书室”，全天候面向各位著者。（六）从2007年年底到2011年，先后八次召开编务会，并印发会议简报。每次会议重点强调两个问题：一是抓紧时间，时不我待。既然我们已经签订合同，作出承诺，就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二是创新意识，宁缺毋滥。大家认为，如果没有创新之处，宁可不写，不能徒灾梨枣。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珍惜这次机会，精心打造传世之作。否则，无法向读者交待，无脸见“江东父老”。此外，还就书名、编例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统一认识。不过，还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时间下限问题。《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时间下限一般定在辛亥革命（1911年）清代灭亡为止，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图书的内容或超越此界。二是关于《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整合问题。由于《中国图书文化史》内容较广，涉及问题较多，加上各位著者认识水平不一，各书之间或有重复，间有不大统一的地方，敬祈读者谅解。当然，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聚讼纷纭，还没有形成共识，著者各抒己见，也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吧！

现在，《中国图书文化史》终于出版了。我对各位著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没有各位著者的密切配合，编制这套丛书是不可能

的。我要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没有它们的鼓励和支持，编制这套丛书也是不可能的。谢谢大家！

曹 之

2012年3月10日

目 录

绪论.....	1
一、中国图书散佚史的研究内容.....	5
二、中国图书散佚研究评述.....	7
 第一章 先秦图书的散佚	37
一、中国典籍文化的图腾	37
二、夏商周图书的散佚	47
三、孔子删订《诗》、《书》论	57
四、先秦焚书	65
五、先秦禁书	72
六、先秦水火之厄	73
 第二章 秦汉图书的散佚	77
一、秦代图书的散佚	78
二、两汉图书的散佚	97
三、两汉的禁书与焚书.....	109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图书的散佚	114
一、魏晋的图书散佚	115
二、魏晋的禁书	126
三、魏晋的焚书	135
第四章 隋唐五代的图书散佚	143
一、隋代的图书散佚	143
二、《隋书经籍志》与图书散佚研究	153
三、唐代图书的散佚	156
四、隋唐私人藏书的散佚	173
五、五代十国的图书散佚	176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图书散佚	181
一、两宋的图书散佚	182
二、两宋的禁书与散佚	199
三、辽金西夏的图书散佚	207
四、元代图书的散佚	213
五、辽、金、元禁书与图书散佚	218
第六章 明代图书的散佚	228
一、秘书监职位的撤销与图书散佚	229
二、文渊阁藏书的散佚	233
三、皇家藏书的水火之灾	239
四、私人藏书之厄	245
五、战乱与图书散佚	247
六、明代的禁书与焚书	256
七、明代刻书与图书散佚	263
八、《永乐大典》正本和副本的散佚	265
第七章 清代图书的散佚	281
一、皇家藏书的散佚	282

二、私人藏书的散佚·····	296
三、太平天国与图书散佚·····	302
四、八国联军入侵与图书散佚·····	310
五、清代的禁书与焚书·····	313
六、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的散佚·····	318
七、甲骨文献的散佚·····	326
 第八章 民国时期图书的散佚·····	329
一、清室皇家藏书的散佚·····	330
二、明清档案的散佚·····	333
三、私人藏书的散佚·····	336
四、日寇侵华战争中图书的散佚·····	344
 第九章 散佚在域外的中国图书·····	365
一、流散在海外的珍贵图书的分析·····	366
二、流散于日本的中国图书·····	368
三、流散于美、加等国的中国图书·····	379
四、流散于英、法、德、俄的中国图书·····	387
五、何时是归程·····	392
 第十章 对中国图书散佚现象的总结与反思·····	402
一、战争之乱——图书文献散亡的罪魁祸首·····	405
二、水火之灾——图书文献散亡的天然杀手·····	406
三、虫蛀霉烂——图书文献散亡的隐性灾害·····	409
四、禁毁之烈——图书文献散亡的次生灾害·····	412
五、编修删毁——图书文献散亡的人为之厄·····	415
六、重经轻技——图书文献散亡的间接书厄·····	418
七、愚昧无知——图书文献散亡于野蛮之途·····	421
八、深藏秘阁——图书文献散亡的秘书之病·····	424
九、复本过少——图书文献散亡的无意散佚·····	429
十、优存劣汰——图书文献散亡的自然法则·····	432

十一、传承不守——图书文献散亡的常规之路·····	435
十二、偷盗抢掠——图书文献散亡的意外之祸·····	439
主要参考文献·····	443
后记·····	453

绪 论

中国图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历经风雨水火、战乱兵燹、禁书焚书等天灾人祸的影响，备受凌辱和摧残。数千年来，多少文人墨客历尽千辛万苦发愤著述，多少藏书家、刻书家、抄书家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典籍传播而穷其一生精力，才有了延续数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历史上刊刻的古书，经常被人称为浩如烟海，而中国历代亡佚散乱的图书，也是数不胜数。我们现今留存的图书，只不过是战争水火等百劫之后而余其一而已。无论是牛弘的“书厄论”，还是洪迈的典籍研究，不管是胡应麟的续书厄十论，还是陈登原的典籍聚散考论，都是从中国文化大视野中，分析和研究古代图书散佚的历史背景、因果、事件及其聚散规律，各自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烙印，体现出了各个时代特色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风格。也正是他们筚路蓝缕的研究，丰富了当今书籍散佚、中国典籍文化史的研究内容。

人类文明史，概言之，就是两个层面上的历史：一是物质文明史，二是精神文明史。图书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它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所有精神文明